

当代奇案系列丛书之一

蓝
玛著

女明星失踪之夜

神探桑楚的推理



当代奇案系列丛书之一

蓝
玛著

女明星失踪之夜

神探桑楚的推理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当代奇案系列之一

女明星失踪之夜 (神探桑楚的推理)

作者:蓝 玛

责任编辑:李玉英

责任校对:彭卓民

装帧设计:张 梅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81 千

印张:9

插页:2

印数:0001—10100 册

版次:199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6-0698-0/I·697

定价:7.1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1. 职业的敏感告诉他,船中藏着一具尸体 1
2. 死者、物证,一个管水闸的汉子 10
3. “黄埔四期”,英俊而冷酷的警官 17
4. 神秘的唐公馆,名探欧阳九被奇怪地吊死在房梁上 ... 25
5. 男女交媾的壁挂,一个盛气凌人的女歌星 35
6. 她可能和一个男人合谋杀人,不同意见,疑点重重 44
7. 夜明珠酒吧,似乎每个人都充满贪欲 52
8. 悲惨的吸毒者,十九岁被枪决的姑娘 64
9. 古井街黑市,两个漂亮的女人之间好像有仇 75
10. 她醉醺醺地归来,一脸恐惧,一定干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 87
11. 歌星失踪了,被子底下竟藏着一柄雪亮的匕首 98
12. 特大新闻。深夜,轿车开向紫薇别墅 108

13. 子夜,又一起谋杀。死的居然是她!	119
14. 人们都说这种花很不吉祥,它攥在死者手里,某种暗示	130
15. 感觉告诉他,这个小偷一定知道内情	140
16. 野驴咆哮:“她是在我走后被杀的!”	150
17. 海洛因毒品,那个失踪的人是谁?	162
18. 他用一种黔驴技穷的目光盯住了桑楚	173
19. 发现一条黄丝巾,死者就是被它勒毙的	184
20. 不吉祥的花又出现了,百思不得其解	194
21. 黑痣手脚很快,罪证被他撕掉了	205
22. 作案现场,一个日本专家的提示,毒品不见了	215
23. 他有着一颗阴暗的心,对别人充满了仇恨	226
24. 黑幕。艺术在这里被强奸了	236
25. 终于发现一串难以解释的数字	247
26. 林中的追踪,那一枪再正一点,这个人便死定了	257
27. 桑楚的论述,凶手竟是那个做梦也想不到的人	269
28. 一个罪恶的灵魂	278

职业的敏感告诉他， 船中藏着一具尸体

桑楚是最后一位登上“孔雀公主”号的游客。

“嘿！老家伙，想找死呀你！”正在收缆绳的小伙子吓得惊叫起来。

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么个又瘦又小的老头子，居然敢往船上跳，而且真叫他跳上去了。嘴里叼着船票，手里攥着个金色的大铜烟嘴。

当时，游船已经完全离岸了，悠长的汽笛回旋在近华浦的上空。

船上岸上一片欢呼，为这老头子欢呼。

近华浦位于城西北角，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园。登上望稼楼，便可以看见一碧千顷的天湖和玉女峰浸入湖水中的长长的海岬。从这里起航，过长达六公里的一段水道，然后进入天湖。再绕上两个弧形的航线，天湖周围的几个著名的旅游点就都走到了。全程是三个小时，其中不包括吃午饭的时间。

天湖的砂锅金线鱼非常有名。

桑楚就是奔着那金线鱼去的，玩儿还在次要。他对吃从不含糊。

他冲小伙子抱歉地扬了扬手：“小伙子，接住。”

一支万宝路飞进了小伙子的怀里。

然后，他便穿过右舷，来到了船头的甲板上，那里有几张折叠椅还空着。

船头风很大。

桑楚拣了张椅子坐下，抬腕看了看表，整九点。他估计那些特邀代表们此时已经上路了，他们一定为那个叫桑楚的小老头的不辞而别在干着急。他是代表之一。

距离天灯节开幕还有三天，今天的日程安排是参观磷肥厂。

他对磷肥不感兴趣。

水道两旁是一望无际的油菜地。临水处，许多大柳树歪歪斜斜地长在水里，枝条参差，生得很猛。泡在水中的主干上，附着一层厚厚的苔藓，野趣盎然。

十五分钟后，游船进入了最后一段水道。前方是一道石坝，穿过石坝，就是号称五百里的天湖水面。

玉女峰近在咫尺。

游船的汽笛又一次拉响了。汽笛就在桑楚的头顶上，他觉得震耳欲聋。

几个姑娘拥上船头，比比划划地朝着玉女峰脚下指点着。顺着她们的手指看过去，在山下苍翠的浓荫里，有一幢造型别致，亦雅亦拙的小楼，给人一种远离尘嚣的感觉。

“姑娘，那是什么地方？”他朝最近的那个姑娘问了一句。

对方叭地吹破一个泡，调皮的脸上漾着她们这个年纪才有的神采，道：“你从哪儿来呀？”

“北京。”

“我就知道你是外地来的，要不然绝不会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桑楚笑了：“在下孤陋寡闻。”

几个姑娘同时笑了起来。

“告诉你吧，那就是有名的紫薇别墅。”

桑楚哦了一声，没有再问。这时候，船已经穿过了石坝，他歪头朝那幢别墅望了一眼，便把目光转向了天湖。

盖得很漂亮，位置选得也不错。

他随便念叨了一声，便不再去想它。过眼的东西，似乎用不着太在乎。

他绝不会想到，自己这次高原之行，最后却因了这幢紫薇别墅，而变得不同凡响。

游船进入了开阔的水域，便转舵向东南方向驶去。水面上颤动着细碎的波光，太阳似乎很晃眼。桑楚手遮眉际向前张望，毫不费力地看到了那座漂浮在白色水气上的小岛。《旅游指南》上说，那岛称“小普陀”，岛上有一座祭祀海神的寺庙。据说为了招徕游客，岛上每天都在不厌其烦地举行祭神仪式。

由于开阔的缘故，轮机声似乎比方才小了些。船走得很平稳。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玉女峰果然像一位仰卧在水边的女子，头、胸、腹、腿，尤其是那一头长发，飘飘洒洒地浸入湖水之中，天成之风韵。

桑楚又点燃一支烟，眯着双眼吸了一口，美滋滋地吐出一

串烟圈，风大，烟圈眨眼就飘散了。

有点饿。早上走得急，没来得及吃东西。

口袋里除了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充饥。

游船两侧，不时地有帆船和驳船经过，它们都很破，相比之下，这艘“孔雀公主”的确是一位公主。

看，那只木船更破。没有帆，船篷是用一张破了洞的竹席随便搭成的。

游船推起的水波使那只木船起伏不定。

不对劲儿！

桑楚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涌上一阵莫名其妙的骚动。这种骚动很像豹子发现了猎物。

“等等。”他习惯性地抬起一只手。

自然没有谁响应，甚至没有人发现他的异常。这也难怪，靠破案吃饭的，全船可能就他一个。

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位子马上被别人抢占了。船头好观景。

此刻，小木船已经漂到了船尾。也许是自己太神经过敏了。他想。但这个念头马上就被否定了，他相信自己的感觉。

绝不会错，此船是有点儿不对劲。

他走下船头，拍了拍轮机舱的窗玻璃。

“喂，有人吗？”

汽轮机后头站起一个人来，满手油泥。

“捣什么乱，坐着去！”

那人抓过一团棉纱使劲儿地擦着手。

“不，我有件事。”他伸手摸出了万宝路，“能不能停一下

船？”

万宝路从半开的窗子里递了进去。

拿烟的手被挡了回来：“别来这一套，这里头不准抽烟。”

这时候，周围的人已经觉出了他的举动不正常，纷纷围了上来。所谓停船，在人们听来简直和胡闹是一个意思。

“可能发生了不幸的事情。”桑楚只好把话说得更明确一些。

这话果然有效。周围的人都来了精神，船舱里也有人站起来看。

擦油泥的手停住了：“你再说明白点儿，是不是东西掉在水里了？”

“不，可能比这个还糟糕。”

“有人病了？”

“也许有人死了。”

轮机的轰鸣声慢了下来，最后停住了。

游船一片哗然，跑过来一个穿白制服的，无疑是个头儿。他分开众人，朝那个轮机手叫了起来：“怎么回事？为什么停船？”

轮机手道：“听说有人死了。”

“放屁！你妈才死了！全船上下一百八十多口人，个个都活得很好！”头儿大为光火，认为这是对他买卖的栽赃。

轮机手想作解释，桑楚却先开口了：“说这话的不是他，是我。”

对方这才发现旁边站着个小老头儿。

“你？”他上下打量着桑楚。

这个小老头整个儿像个干茄子，一脸的沧桑。五十多岁，头发半白，其貌不扬，嘴上叼着个特大号的铜烟嘴，很难看出他的职业，也许是个领导干部，也许是个烧锅炉的。

“你？”头儿盯着他，“你也有资格停船？”

他发现这个小老头的眼睛很特别，很小，却很亮。

周围的人越聚越多，死人的消息是非常刺激的。当代人都很喜欢刺激，特别是中国人。

“我当然没有资格。”桑楚说，“不过，今天的情况好像有点儿特殊。的确有人死了，”

头儿一怔：“死人？哪儿死人了？”

“你看。”桑楚朝船尾抬了抬手。

那只小木船静静地泊在船尾七、八米远的地方。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没等头儿说话，围观者呼啦一家伙涌向船尾。他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挤过去。

头儿已经不像方才那么盛气凌人了，嘟哝着跟着桑楚：“你是不是看错了，怎么这么巧？这可能么？”

“可能，完全可能。”桑楚摸出个证件递给他，眼睛却始终盯在船上。

单从外表看，这船已经有些说不过去了，破旧，实在太破旧！破旧得不像话。正常人绝不会乘坐这样的船。除非那人有病。

头儿把证件还给桑楚。

这个名字他好像在哪见过，没错儿，肯定是见过。但一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怎么样，那木船是不是有点特别？”桑楚问。

“嗯，的确有鬼。”头儿僵硬地点点头，声调儿有了几分敬畏，“可是，好像是条空船。”

“不空。”桑楚摇头道，“你看那船身，多少有点倾斜。不说你也懂，船再破都不应该倾斜。”

“对。但是那里头说不定放着其它东西。”

“这也可能。”桑楚朝两侧看看，“我说，现在首先应该把这些围观者请回舱里去，这不是风景。”

头儿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众人驱散，只留下几个职工，他朝一个小个子说：“去，把抓钩拿来，首先应该把它拉过来看看。”

他还是不能完全相信桑楚的话。

“你说有死人，多少总应该有点根据吧。”

“当然有根据。”桑楚的口气十分自信，“首先你看那船板上，有拖拉过的痕迹，而且有一片褐色的东西。那是什么？是血，懂嘛？其次，这么一条破船，肯定是久置不用的，突然漂到海上，难道不值得怀疑么？第三，船身明显倾斜，足见里边的重物并没有放置平稳。如果是其它物品，这么放显然是说不过去的。至少说明，不是渔民干的。既然不是渔民，他上到这破船上还能干什么？”

“那么第四呢？”

“什么第四？”

“你说这三条固然有道理，可它仍旧无法说明船里头有死人呀？”

“哦，那么我干脆告诉你好了。这第四我是从你脸上看出来的。”

“我？”

“对，就是你。我如果猜得不错的话，你从前一定碰见过同样的事，对不对？”

头儿怔住了，死死地盯住桑楚的脸，最后终于点了点头：“你说得不错，我的确碰到过船中藏尸的事。那一次我吓坏了，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

“这就对了。”桑楚道，“大凡第一次碰到这种事的人，绝不会问这么多为什么。他们的头一个反映是惊慌，接下来就会急着去看看实际情况。而你，正相反。”

这时候，抓钩拿来了。

所谓抓钩，只不过是一只拴有绳子的铁器，锥形，三面带倒刺。

小个子用力将抓钩甩出去，钩子落在船篷上。用力一拉，竹席被撕开一块大口子。

满船的人顿时发出一声惊呼，他们看见一双人的脚。一双死人的脚。

静默了大约半分种，桑楚打破了沉寂。

“现在好像应该截一条驳船，把这条该死的木船拖回去？”

头儿点点头，道：“是的，总得有人处理。不过，它既然是漂来的，往哪拖呢？”

桑楚测试了一下方位道：“从它现在的位置看，显然是从西边漂过来的。西北边。因为那里有一条水道。西风和水道的冲力，它漂到了东南。”

“对，这个季节每个晚上都刮西风。”

游船拉响了求助的汽笛，不久便有一条驳船开过来了。说

明了情况，驳船答应得很痛快，说正好要到那边去运石料。

下到木船上，桑楚很遗憾地耸耸肩膀：“完了，砂锅金线鱼大概吃不上了。”

驳船开动的时候，那个头儿忽然叫了起来：“天呀，你就是那本杂志上写的那个外号叫作猩猩的桑楚！”

桑楚笑着扬了扬手，道：“那篇文章写得很糟糕，把我写成了一个风流大侦探。你看，我风流么？”

游船鸣响了悠长的汽笛。

死者、物证， 一个管水闸的汉子

望着那条游船远去了，桑楚这才转过身来。他燃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俯下身去观察那具尸体。

死者五十多岁，头已经被砸烂了。若不是久经沙场，他很可能被这情景吓傻的。血流得不很多，除了在船板上留下一些外，基本上集中在船舱里。

船舱比较短，加上中间横了块木板，就更有限了。但相对来说较宽。死者的尸体紧靠一侧船沿，这正是造成船身倾斜的原因。这条船的确很久没用了，舱里舱外都是灰土，许多地方都有被蹭过的痕迹，无疑是凶手放置尸体时留下的。这样，基本可以判定，第一现场不在船舱里，加上外边那块蹭上的血迹，看得出是移尸在这里的。

需要寻找第一现场。

死者显然是被砸烂头部当场毙命的，至少桑楚没看到身上还有什么其它伤痕。他穿了件咖啡色衬衫，八成新。衬衫上有些被水弄湿的痕迹，但船舱里并没有水，这又一次印证了桑

楚的判断：这里是第二现场。

经过简单的搜检，桑楚从死者身上得到了如下物证：一包阿诗玛香烟，一串钥匙，一只没有汽的普通打火机，一个小铁盒，里边装着几枚鱼钩和一卷鱼线，二十几块钱。

桑楚把这些东西一一放在船板上，进行着分析。但结果除了证明死者是个钓鱼人以外，说明不了其它问题。但是现场没有发现渔具。

必须找到第一现场。

这时，他已经发现死者的裤腿上沾有不少绿色的浮藻。他捏起一片，浮藻还是潮湿的，很圆，比鱼鳞小些。

这个线索比较有用，它可以使第一现场的寻找少些周折。

这时，船靠岸了。

驳船上的人朝他大声说：“停在这里行么？我们还得去装石料。”

桑楚没有去解两船之间的绳索，而是摊开手让他们看掌心心的几片浮藻：“你们熟悉环境，能不能告诉我，哪里有这种东西。”

对方自然认得那是水韭重：“这东西到处都有，有用么？”

“当然有用。”桑楚说，“可你说到处都有，我怎么一点儿也没看到？”

对方道：“这儿水活，留不住水藻。要找得到河湾去，那儿是死水区。”

半支烟的功夫，他们进了河湾。驳船要去装货，便把木船留在石坝旁边兀自走开了。桑楚向四处张望，目光蓦地停住了，原来，不远处就是那幢造型别致的小洋楼。

紫薇别墅。

在如此近的距离内观察这座别墅，桑楚不得不叹服它的设计者匠心独运，它的建造者技艺非凡。当然，能够住在这里的人也绝不是等闲之辈。

他很想走过去看看，至少可以在那里借用一下电话，叫人来处理凶案。他不想过多地插手，作为天灯节的特邀代表，他觉得还是应该服从组委会的安排。而且，说句心里话，他此刻并没有把这个案子看得多了不起。

可是他走不了。

这只木船是第二现场，一旦自己离开后，过路的人无意中破坏了现场，麻烦可就大了。

记得前年侦破那起“翡翠烟嘴”的凶案时，就是因为毫无关系的一个小孩将那支烟嘴拿到另一个房间去玩，致使案情误入歧途，差一点儿成为“死案”。这样的教训不仅仅是那一次。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石坝上走来一个看上去四十七、八岁的汉子，绾着两只裤腿，手里拎着盘粗绳子。

桑楚还没开口，对方先说话了。

“喂，你拉着那条船干嘛？想要么？想要的话，多少给几个钱。”

桑楚心头一乐：好，船主有了。

他大声说：“这条船是你的么？”

那汉子道：“是我们水闸的，前几年用它运东西，后来有汽车了，就扔在这儿没人管了。原准备劈了烧火，你想要的话，随便给点儿钱就行。要吗？”